

論“雙音節動詞+在”結構

金鐘讚* · 賈寶書**

<目次>

- | | |
|-------------------------|-------------------------|
| I. 序言 | IV. “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 |
| II. 介詞“在”的前附性與“雙音節動詞+在” | V. 結論 |
| III. 重新組合與介詞“在”的功能 | |

I. 序言

語法學界在討論“V在”時，其中的“V”一般限於單音節動詞。對於“V在”，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詞，一種是短語。即使將“單音節動詞+在”分析成詞的人，也不太可能將“生長在”、“集中在”、“坐落在”、“包含在”等分析成一個詞。問題是，如果將“雙音節動詞+在”分析成短語的話，它們的結構方式是什麼？問題的關鍵在於怎麼理解和處理“在”。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首先介紹語法學界關於“在”的前附性與“雙音節動詞+在”。然後再討論“在”的重新組合與它的功能。最後討論“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的關係(本文“雙音節動詞+於”局限在表示處所的範圍上)，為我們的觀點提供更有力的依據。

* 安東大學校 中文科 教授

** 安東大學校 中文科 助教授

II. 介詞“在”的前附性與“雙音節動詞+在”

當單音節動詞“住、放、坐、夾”等後面出現“在”時，多數學者將單音節動詞與“在”看成是一個詞或者一個短語。他們之所以這樣分析，與“了”的位置很有關係。例如“住了在北京”、“放在了籃子裏”、“坐在了地上”等。

胡裕樹提到：

“在”、“向”、“於”、“到”、“給”、“自”等可以直接附著在動詞或其他詞語後邊，構成一個整體，相當於一個動詞。如“落在我們的肩上”、“好在大家都知道”、“走向勝利”、“習慣於這樣做”、“勇於實踐”、“走到了目的地”、“獻給人民”、“來自五大洲”。¹⁾

在胡裕樹舉的例句中有些可能是詞，如“勇於”、“來自”、“走向”。有些卻不一定是詞，如“落在”、“習慣於”、“走到”等。胡裕樹說“構成一個整體，相當於一個動詞”，這並不是說是動詞，而是說具有動詞的功能。我們認為胡裕樹的觀點是基於介詞的前附性，即介詞與它前面的動詞構成了一個整體。然而胡裕樹並沒有具體指出這一個整體是詞還是短語，只是籠統地說“相當於一個動詞”。

“住在”、“放在”、“坐在”、“夾在”、“活在”、“擱在”等都是詞，這種觀點恐怕很難為人所接受。“雙音節動詞+在”也是這樣。“雙音節動詞+在”之後也可以加“了”，邢福義說：

範繼淹先生的文章發表於1982年，離現在已有15年，朱德熙先生的文章發表於1987年，離現在也已有10年。事實表明，近年來“V在了N”格式中使用雙音節動詞語的現象不是越來越罕見，而是越來越多了。

1) 胡裕樹，〈現代漢語〉p.296。

1.1 各種文學刊物，凡是筆者看到的，都發現有這類事實。請先看13個例子：

- (1) 自己木已成舟，壯心不死，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蔣法武《礦東村0號》，《當代》，1983年第2期63頁)
- (2) 這個正在井台上搖轆轤的老頭兒，把剛剛提上來的一筲水潑灑在了地上，……(鄭萬隆《那寂靜的山穀》，《十月》1983年第2期196頁)²⁾

範繼淹的文章發表於1982年，那時“雙音節動詞+在”後面出現“了”的例子可能很少。但10年後這種例子出現得很多。故邢福義才說：“V在了N’格式中使用雙音節動詞的現象不是越來越罕見，而是越來越多了。”又1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現這種例子太多。例如：

- ① 大家的話題也集中在了買車上，……(《辦公室幽默》 p.26)
- ② ……句法功能基本保留在了介詞中，……(《對外漢語教學習得研究》 p.87)
- ③ ……與共吃共喝的人民公社或搞打砸搶的“紅衛兵”關係在了一塊，……(《偽裝的幸福》 p.5)
- ④ ……一下子都癱軟在了地上，……(《黑白滬港》 p.5)
- ⑤ ……終於摔倒在了地上，……(《時尚花季》 p.71)
- ⑥ ……而不是說語音流中的某個元音的音高穩定在了這個調域層級上。(《普通話朗誦教程》 p.161)
- ⑦ 如“否”的古音古義就保留在了“臧否”、“否極泰來”等文言詞語中了，……(《漢語精講》 p.58)
- ⑧ 明明白白地暴露在了人前，……(《輕率戀愛又何妨》 p.221)
- ⑨ 不得不把目標集中在了他身上。(《復仇的火花》 p.158)
- ⑩ 修子於是便將旅行袋寄放在了行李寄存處，……(《獨立的清人》 p.222)
- ⑪ 刑警們便出現在了她姑姑家的門口。(《囚女》 p.161)

2) 邢福義，〈V為雙音節的“V在了N”格式〉《語言文字應用》 p.88。

- ⑫ 已經徘徊在了幸福的圈中，……(《市府女人的滋味》 p.20)
- ⑬ 這兩個意義都集中在了“嘗”字身上，……(《漢字學論略》 p.282)
- ⑭ ……將女性與肮髒、不潔、恥辱等概念聯係在了一起，……(《語言文字學》 p.43)
- ⑮ 而我，出现在了最不恰當的時刻，……(《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 p.94)

以上我們考察了“雙音節動詞+在”的例子。可見，介詞“在”的前附性很明顯。吳為善說：

漢語中一些屬於超層次語段的成分是後置音節的黏附性導致的。在通常的語流節律組塊中，一個單音節若處在兩個複音節之間，由於單音節的黏附性，往往有前趨傾向，甚至超層次地與前面的複音節組成節奏塊。……

這種傾向的典型表現是雙音節動詞與黏附在後的語段，即“動介式”結構成分。漢語中有些介詞結構如“在××”、“到××”可以置於動詞後，但是一到動詞後介詞就和動詞黏成一塊，成為前趨的超層次成分。比如：

戰鬥/在敵人心臟裏→戰鬥在/敵人心臟裏

飄落/到池塘裏→飄落到/池塘裏

按理說介詞結構同前邊的動詞構成的是動補結構，但現在多數語法書主張分析為動賓結構，在教學中學生也大多傾向於這樣處理。這裏當然有句法、語義上的因素，但不容忽視的是這樣分析與我們的實際語感是一致的，它有現實的心理基礎。如果碰到“跌倒/在地”、“服務/到家”，人們一起在介詞前切開，分析成動補結構，這也是雙音化慣性所致。只是介詞之後絕大多數為複音節的塊，單音節極少，因此人們形成了一種心理傾向，習慣於把動詞與後面的單音節介詞組成一個結構塊。³⁾

我們認為吳為善提出的“動介式”結構成分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我們將“雙音節動詞+在”視為“動介短語”。

3) 吳為善, 《漢語韻律句法探索》 p.54.

III. 重新組合與介詞“在”的功能

然而，邢福義卻認為“雙音節動詞+在”等結構為“動補結構”：

如果說不用“了”時“在”和“到、向、給”還可以看作介詞，或者說還存在介詞和後附准動詞兩種可能性，那麼用“了”之後它們便不再以介詞身份介引後邊名詞給前邊動詞，而是完全附向動詞，以准動詞身分跟前邊動詞組合成了動補結構。⁴⁾

邢福義認為“在”後面一旦用“了”之後，“在”不再以介詞的身分介引後邊名詞給前邊動詞，而以准動詞的身分做動詞的補語。

一般而論，實語素→半虛化→虛化，而沒有倒過來的演變。為什麼已經半虛化了的“在”又回變成實語素了呢？主張將其視為動補短語的主要理由，很可能是因為現存短語類型中有動補而沒有動介短語，而把“動詞+在”歸納到動補短語吧。但我們堅持將其分析成動介短語，是因為“在”字具有介繫性，或許我們能在英文中找到類似的情形。

胡明揚說：

前置詞是在句法組合及構詞時置於其他詞類之前的一類詞。⁵⁾

胡明揚主張前置詞(案：即我們這裏的介詞)一定要置於其他詞類之前，這與一些韓國人的觀點也有關係。但這種觀點可能有問題。

英語前置詞(介詞)的特徵，即在英語中，當前置詞(介詞)出現於詞與詞之間時，具有連係詞與詞的有機意義的作用。我們注意到“前置詞”也可以與它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結構，就位置來論，應是“後置詞”。我們認為介詞(前置詞)的意義主要在於它的功能而不在於它的位置。

4) 邢福義，〈V為雙音節的“V在了N”格式〉《語言文字應用》 p.88。

5) 胡明揚，〈語言和語言學〉 p.140。

英文的preposition的pre是前綴，具有“前”的意思。英文中以前介詞出現於別的詞前面，故才得名介詞(前置詞)。

不及物動詞後面出現的介詞往往與它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整體，例如“think over、talk of”等。⁶⁾對於這種現象，張鑫友說：

短語動詞與介詞動詞相區別，後者有動詞加介詞構成，如：look after(照

6) 比如在“Wo are talking about this matter.”中“about”是介詞，本與“this matter”構成一個結構。再比如reach是及物動詞，而前置詞“to”的意思隱含在它本身，故不需要有介詞(前置詞)to，直接帶賓語。例如：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reach Seoul?再比如“date”是及物動詞，前置詞“with”隱含在它本身，所以不再出現“with”。例如：I heard your daughter is dating my son. discuss, marry, tell等也是及物動詞，它們分別帶有介詞about, with, to的意思，故不能再要about, with, to等介詞。因此，我們要注意與介詞有關的英文動詞有三種不同的類型。

1) 及物動詞，它們不需要介詞而直接帶賓語。例如：

- { reach Seoul(○)
- { reach to Seoul(×)
- { discuss this matter(○)
- { discuss about this matter(×)
- { marry her(○)
- { marry with her(×)
- { tell him(○)
- { tell to him(×)

(案：及物動詞reach、discuss、marry、tell等本身分別包含有介詞to、about、with等的意思，故不能再用介詞。)

2) 不及物動詞，它們需要介詞。例如：

say/speak+to+someone
arrive at the station
talk about this problem

(案：不及物動詞say、speak、arrive、talk等，它們後邊一定要帶上to、at、about等介詞成分。)

3) 兼有及物、不及物的動詞，它們後面沒有介詞的是及物動詞，有介詞的是不及物動詞。例如：

- { a. He failed the exam.
- { b. He failed in the exam.

(案：a句中的“fail”將介詞“in”的意思包含在它本身，是及物動詞。至於b句中的“fail”是不及物動詞需要有介詞“in”。)

顧)、apply for(申請)等。⁷⁾

張鑫友注意到英文的前置詞(介詞)前附性這一現象。他將這一類型命名為介詞動詞。

劉希彥、趙文學等人說:

A. 動詞+介詞。這類固定搭配的詞組在動詞短語中為數很多。這些短語動詞後面必須接適當的賓語。其功能相當於及物動詞。例如:

1) Some pupils will do sloppy work unless the teacher keeps after them to write neatly.

2) She is always getting at me because I don't keep the desk tidy.⁸⁾

劉希彥、趙文學等認為“動詞+介詞”這一結構後面必須接適當的賓語，它的功能相當於及物動詞。⁹⁾劉希彥等人都主張隨著言語的演變，有些介詞與它們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結構，而其介詞功能沒變。

在英語中，那些由介詞構成的動詞結構後面一定要帶賓語成分，是因為介詞雖然失去了preposition(前置詞)的意義，卻仍具有介繫的功能，這點與普通話很有關係。

吳為善說:

比較典型的是介詞短語和VP的組合，對核心成分VP來說，介詞短語通常出現在它前面，但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挪到後邊，結構鬆緊的感覺就不一樣。

7) 張鑫友, 《<語言學教程>學習指南》 p.174。

8) 劉希彥等編著, 《英語語法結構教程》 p.101。

9) 普通話其實也有類似的情形。例如:“得罪”相當於“開罪於”,“開罪”要“於”而“得罪”不要“於”是因為“得罪”本身隱含有“於”的關係。再比如“服務於社會”、“服務社會”中“服務”直接帶賓語的更多。這時我們認為“服務”不是“服務於”的省略形式,而是這“服務”本身含有“於”即“為”的意思。這很像英文的fail。英文的fail兼有及物、不及物動詞,同理“服務”兼有及物、不及物動詞。再來“哭”具有及物、不及物的用法,例如“哭誰”是“為誰哭”的意思。及物動詞“哭”含有“為”的意思在本身。

如:

到沙發上V坐 → 坐到沙發上

在抽屜裏V擱著 → 擱在抽屜裏

給大娘V送去 → 送給大娘

向終點V衝去 → 衝向終點

上述例子中介詞短語置VP前，與動詞的結合相對鬆，一旦移到VP之後，動詞與介詞結合極緊，現在語法學界一般都把它們看作是動介式合成詞(如“擱在”、“坐到”、“送給”、“衝向”)。¹⁰⁾

吳為善主張“現在語法學界一般都把它們看作動介式合成詞(如“擱在”、“坐到”、“送給”、“衝向”)”。吳氏的合成詞這一主張可能有些問題，但從他用的術語(動介式)中可知他已認識到介詞的功能，這是很有道理的。

在吳為善舉的“在抽屜裏V擱著 → 擱在抽屜裏”例句中“在”置於VP(擱著)前與移到“擱”後面一樣並沒有失去介繫的功能。我們再舉一個例句，例如在“擱在桌子上”，堅持傳統觀點的人將“在桌子上”分析成介詞短語做“擱”的補語。現在我們將“擱在”看成動介短語作述語，而方位短語“桌子上”看成是賓語。無論怎樣分析我們對“擱在桌子上”的理解則完全一樣的，而且“擱在”不能單獨使用，它後面一定要帶賓語。可見“擱在”的“在”由於重新組合，而跟“擱”構成一個短語，它並沒有失去它的本質即介詞的意義。依據傳統說法將“擱”看成動詞，而後面的“在桌子上”分析成介詞短語做補語，這對語義分析比較有利。這很顯然與“在”的介繫功能有關係。但因為可以說“不是擱在而是忘在……”而且“擱在”後面又可以出現“了”。因此，我們認為儘管“擱在”的“在”在意義上比“擱”更與“桌子上”有關係，但還將它分析成動介短語。金鍾讚、黃樹先說：

“住”、“放”、“坐”等在口語中常出現的動詞獨立性很強，是自由語素，“在”也是自由語素，自由語素加自由語素不會發生意義的專門化。因此，如果將“住在”、“放在”、“夾在”、“坐在”、“活在”、“死在”、“懸在”、“跪在”、“擱

10) 吳為善, 《漢語韻律句法探索》 p.128。

在”、“落在”等都分析為複合詞(動介式合成詞),這是很難為人所接納的。特別是那些口語中常用的單音節詞,如“住”、“放”、“坐”、“跪”、“攔”等,是不容易變成雙音節動詞的,它們跟“在”構成一個複合詞是有問題的。這種“V在”結構也許將來會朝著複合詞方向發展,但到目前為止,我們認為與其將“V在”分析成動介式合成詞,還不如讓它仍停留在動介結構上。¹¹⁾

金鍾讚、黃樹先將“V在”分析成動介短語。他們的分析強調的是“在”的介詞功能。¹²⁾

“攔在”等類型既然能分析成“動介短語”,“生長在”、“集中在”等分析成動介短語是沒有問題的。¹³⁾

在普通話中,“生長”、“集中”、“坐落”、“內含”、“居住”、“排除”等這些詞帶上“在”後,它們只能帶處所賓語(案:這裏的處所範圍已經相當寬大),這無疑是由於“在”的重新組合而產生的短語。因此,與一般的動補短語不一樣,“雙音節動詞+在”後面一定要有賓語成分,這種賓語不能提前也不能省略或隱含。

這種現象與“在”的性質有密切關係。“在”仍然具有介詞功能,因此我們認為將“雙音節動詞+在”視為動介短語更合理。

11) 金鍾讚、黃樹先, <“V在”結構研究>《中國文學研究》 p.420。

12) 吳為善,《漢語韻律句法探索》, p.128。

13) “雙音節動詞+在”中的“在”,也不跟它後面的成分構成介賓結構,而跟它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整體,而這裏的“在”卻仍然保存有介繫的功能。這裏的“雙音節動詞+在”的功能與英文的“marry、date、tell”等一樣,表面上看來相當於一個及物動詞。但要注意這裏的雙音節動詞如“生長”、“集中”、“內包”、“包含”、“居住”、“排除”與英文的“arrive”、“say”、“speak”、“talk”等并不完全一樣。英文的“arrive”、“say”等都是不及物動詞,後面先要有介詞,再要有處所或對象等,而不能直接帶賓語(處所賓語包含在內)。“雙音節動詞+在”中的動詞中有的是及物動詞,有的是不及物動詞,而及物動詞可以直接帶賓語(處所賓語不包含在內)。

IV. “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

漢語中存在“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這兩種類型。它們的用法有相通的地方。爲了進一步說明“動介短語”的合理性，我們把“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進行對比觀察。

“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都能夠用在表示動作行爲的處所前面，茲舉例如下：

- 1) a. 李思東生長在美國的東部(《中國話(二)》上 p.40)
b. 寧靜生長於貧窮的桂西山區(《囚女》 p.269)
- 2) a. 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 (《復仇的小花》 p.132)
b. 他們的音位學理論集中於語言成分的區別性特徵, ……(《論民族語言調查研究》 p.92)
- 3) a. flower的概念包含在tulip的概念中。(《現代英語語言學概論》 p.97)
b. 這是指表示一般概念的詞包含於表示個別概念的詞中, ……(《現代英語語言學概論》 p.97)
- 4) a. 哈尼族主要居住在雲南南部的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 p.123)
b. 水族主要居住於貴州南部, ……(《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 p.123)
- 5) a. 因此把詞的自由組合體排除在固定語範圍之外, (《劉叔新自選集》 p.61)
b. 應該而且能夠把前者排除於後者範圍之外, (《劉叔新自選集》 p.61)
- 6) a. 那麼個春末夜, 中年的我正置身在南國一處繁華的島上, ……(《黑白滬港》 p.193)
b. 當你完全置身於天地間時, 你有, ……(《黑白滬港》 p.188)

- 7) a. 而香港, 就坐落在她必經之地的大門口, ……(《黑白滬港》 p.18)
- b. ……因為香港碰巧坐落於人類生態儲能積蓄百年之後噴射的那個噴射口上。(《黑白滬港》 p.177)

“生長在”與“生長於”、“集中在”與“集中於”、“坐落在”與“坐落於”、“包含在”與“包含於”、“居住在”與“居住於”、“排除在”與“排除於”、“置身在”與“置身於”等都可以互相替換, 那麼“雙音節動詞+於”如“雙音節動詞+在”一樣應是一個短語。在這些例句中, 表示處所賓語前面的“在”都可以被“於”代替, 而意思也沒發生變化。下面的例句更能表示“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的關係,¹⁴⁾這裏的“在”與“於”可以自由地替換。(本文“單音節動詞+於”一

14) 問題是“雙音節動詞+於”後面沒有出現“了”的情況。那我們能不能找出更好的例句, 來證明“雙音節動詞+於”是一個結構呢?

我們都知道大部分語法學家將“單音節動詞+於”看成是一個詞或者是一個結構。例如:

- 1) 不能低於或超過適當的信息量。(《現代漢語》唐朝闢、王群生 p.228)
- 2) ……幾乎就等於或可以成爲一個音步, ……(《漢語方言修辭學》 p.63)
- 3) 輕聲音節的音強既有小於, 也有等於, 甚至大於前重音節的音強的。(《普通話語音合成技術》 p.91)
- 4) 部件介於筆畫和整字之間, 大於或等於筆畫, 小於或等於整字。(《漢字學》(劉志成) p.164)
- 5) 只用於或較多用於口語的詞語, ……(《現代漢語理論教程》 p.311)

上面的例句中“低於、等於、小於、大於、用於”等後面帶上連詞或逗號, 這明確顯示出它們是一個詞或結構。我們從這種情形能夠推出“雙音節動詞+於”也是一個詞或結構(案: 這種類型當個詞的可能性相對小些)。下面參看一些例句。例如:

含有連詞的句子似乎更能證明這一點, 例如:

- 1) 從屬的部分依附於並加連在主體部分上。
- 2) 受制於或受苦於神經過於激動, ……(《中國人的德行》 p.101)
- 3) ……實質的條件是否存在於或基本上存在於所確定的單位。(《現代漢語理論教程》 p.54)
- 4) 又以送氣音的特徵區別於而且對立於非常相近的不送氣音/t/音位。(《現代漢語理論教程》 p.25)

一般都看成一個詞或一個結構。因此，“低於、等於、小於、大於、用於”等後面帶上連詞或逗號，這明確顯示出它們是一個詞或短語。我們從這種情形能夠推出“雙音節動詞+於”也是一個詞或短語。“雙音節動詞+於”的例子如“依附於”、“受制於”、“存在於”、“區別於”、“熱衷於”等後面也出現連詞“並”、“或”、“而且”等。可見“雙音節動詞+於”也是一個短語。詳細的情形請看注14。)例如：

- 1) 只出現在[-i]、[-n]等語音環境中，[-A]只出現於後面沒有音素的語音環境中(可以用“-#”表示)，……(《現代漢語引論》 p.57)
- 2) 可以發生在說話前很短的時間，也可以發生於說話前較長時間，(《動詞研究》 p.115)
- 3) 它必須依附在具體語音，特別是依附於一個具體的元音和方言，……(《論民族語言調查研究》 p.99)

以上我們考察了“在”與“於”混用的例句。這裏的“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具有聚合關係，因此都可以分析成動介短語作“述語”。較大的聚合類裏可以有較小的聚合類，“述語”中的“在”、“於”既然具有聚合關係，因此是可以互相替換的。這就意味著既然這裏的“在”與“於”的功能、意思都一樣，則語法分析也應該一樣。

我們知道，動詞是可以作補語的。如果介詞“在”還原成了動詞，那麼“在”的問題可能算是解決了。但跟“在”的功能一樣，而能替換“在”的“於”怎麼

- 5) 當您熱衷於、或者說是投入到某種事業上的時候，……(《暗戀》 p.38)

關係前文我們對連詞“並”、“或”、“而且”等所連接成分的考察，這裏的“雙音節動詞+於”，自然也是一個結構。

以上看了一些“雙音節動詞+於”後面用連詞的例句。從這些例句中“寓存於、受制於、存於、依附於”等是一個整體。其實“雙音節動詞+於”以外其他“雙音節+於”類型也是一個整體。例如，這裏的“寓存於”也是一個整體。例如，與科學的功能風格就只寓存於而且必依存於科學的語言類型。

處理呢?

一般而論,現在常用的介詞大多數兼有動詞的用法,典型的例子是“在”。將“生長在”看成動補短語的人,很可能認為“在”已經還原成動詞做“生長”的補語。

跟介詞“在”不同,介詞“於”沒有動詞的用法。一般來說,介詞是不能單獨充當句子成分的。“生長在”改寫成“生長於”沒有問題,意義也完全相同。那些將“生長在”分析成動補短語的人按道理也要將“生長於”分析成動補短語,但“生長於”的“於”是介詞,在普通話中沒有動詞的用法,那麼怎麼能當“生長”的補語呢?

將“單音節動詞+在”分析成“動補短語”或“動補式”的人是有的,但還沒看到語法學家將“單音節動詞+於”分析成“動補短語”或“動補式”的。這跟語法學家對“於”的認識有關係。堅持動補短語的人很可能只將“生長在”、“出現在”、“發生在”分析成動補短語,而不太會將“生長於”、“出現於”、“發生於”分析為動補短語。我以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將“雙音節動詞+在”與“雙音節動詞+於”都分析成動介短語。

這樣分析才能跟“生長於”、“集中於”的分析(案:動介短語)一致。依據這種觀點,我們來考察一下。例如,在“但只存在於科利亞的想象力之中,活躍在他單獨的性快感的、悲傷的、動人的……(《底層女人》 p.253)”這句話中的“存在於”的“於”替換成“在”應該沒有問題,因為這裏“在”與“於”的功能一樣,理論上是可以替換的。只不過由於發音上而且視覺上的問題,沒有“存在在”而只有“存在於”吧。因此,我們認為這兒的“存在於”和“活躍在”的語法分析應該是一致的,是動介短語當述語的。再比如將“定居在加拿大”說成“定居於加拿大”都可以,意思也一樣。這表明“在”的介詞性都沒有失去,因此“定居在”說成“定居於”也是可以的。

在Ⅲ中提出過將“雙音節動詞+於”分析成動介短語更恰當。本節通過跟“雙音節動詞+於”短語的對比,更能證明“雙音節動詞+在”是動介短語。

V. 結 論

吳為善認識到“在”的介詞的功能，這一點是很有道理的。“雙音節動詞+在”中的“在”由於重新組合，與它前面的動詞構成一個短語並沒有失去介繫功能，故與一般的動補短語不一樣，“雙音節動詞+在”後面一定要有賓語成分，這種賓語不能提前也不能省略或隱含。這點恰好證明了“在”的介詞性，因此，我們認為“雙音節動詞+在”分析成動介短語更合理。

介詞“在”與“於”都可以用在表示動作行為的處所前面。例如：在“李思東生長在美國的東部(《中國話(二)》上 p.40)”、“寧靜生長於貧窮的桂西山區(《囚女》 p.269)”以及“可以發生在說話前很短的時間，也可以發生於說話前較長時間，(《動詞研究》 p.115)”中，這裏“雙音節動詞+在”“雙音節動詞+於”之間具有聚合關係(案:較大的聚合類)。再者它們中的“在”與“於”之間也具有聚合關係(案:較小的聚合類)，可以互相替換而意思也是一樣的。這就意味著這裏的“在”與“於”的功能是一樣，那麼它們的語法分析也應該一樣。

語言的變化是漸變，而不是突變的。長期以來，出現在動詞後面做介詞的“在”突然之間變成動詞而當補語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生長+於”中的“於”是介詞，虛詞不能單獨做為補語，故只能分析成動介短語。那麼將與它平衡的“生長+在”分析成動介短語也是更科學的。

< 參考文獻 >

- 白天,《復仇的火花》;北京:團結出版社,2000.6.
 老晉,《市府女人的滋味》;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6.
 任新,《辦公室幽默》;北京:民族建設出版社,2003.1.
 池莉,《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3.
 邢福義,〈V為雙音節的“V在了N”格式〉,《語言文字學》;北京:中國人民大

- 學書報資料中心, 1998.3.
- 邢福義, <V爲雙音節的“V在了N”格式——一種曾經被語法學家懷疑的格式>
《語言文字應用》第4期; 北京: 語言文字報刊社, 1997.
- 杜偉東, 《普通話朗誦教程》; 北京: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7.
- 汪如東, 《漢語方言修辭學》; 上海: 學林出版社, 2004.9.
- 求曉瑞, 《暗戀》中國工人出版社, 2002.12.
- 吳爲善, 《漢語韻律句法探索》; 上海: 學林出版社, 2006.3.
- 金男洙, <試析“V在了+NP2”>《中國語文學》第46輯; 韓國大邱: 中文出版社, 2005.12.
- 金鐘讚、黃樹先, <“V在”結構研究>《中國文學研究》; 韓國首爾: 韓國中文學會, 2008.12.
- 周小兵、朱其智 主編, 《對外漢語學習習得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5.
- 周有光, 《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7.11.
- 胡裕樹、範曉 主編, 《動詞研究》; 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5.4.
- 胡明揚, 《語言和語言學》; 北京: 語文出版社, 2004.2.
- 胡裕樹 主編, 《現代漢語》;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6.
- 星天, 《時尚花季》; 呼和浩特: 遠方出版社, 2001.1.
- 徐希明, <有關“V在”句型的意味分析>《中國文學研究》第31輯; 韓國首爾: 韓國中文學會, 2005.12.
- 亞瑟·亨·史密斯, 《中國人的德行》;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5.3.
- 唐朝闊、王群生, 《現代漢語》;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7.
- 曹煒 編著, 《漢語精講》;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8.
- 陳信春,《介詞運用的隱現問題研究》; 鄭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1.8.
- 陳昌來, 《介詞與介引功能》;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12.
- 郭振華, 《簡明漢語語法》; 北京: 華語教學出版社, 2000.
- 張鑫友, 《<語言學教程>學習指南》;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10.
- 傅懋勳, 《論民族語言調查研究》; 北京: 語文出版社, 1998.3.

- 楊順安, 《面向聲學語音學的普通話語音合成技術》;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4.
- 渡邊淳一, 《獨立的情人》;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2.
- 渡邊淳一, 《輕率戀愛又何妨》;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2.
- 劉叔新, 《劉叔新自選集》; 鄭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3.11.
- 劉叔新, 《現代漢語理論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
- 劉斌主編, 《囚女》; 北京: 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2.1.
- 劉希彥等編著, 《英語語法結構教程》; 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0.3.
- 劉志成 主編, 《漢字學》;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1.7.
- 駱小所 主編, 《現代漢語引論》;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9.7.
- 戴煒棟等 主編, 《現代英語語言學概論》;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8.8.
- 蕭關鴻、曹維勁 主編, 《黑白滬港》; 上海: 學林出版社, 1997.12.

<국문제요>

“V在”에 관한 연구는 주로 “V”가 단음절의 경우에 국한되었다. 이 경우 “V在”가 사인지 사조인지의 문제와 더불어 “在”를 어떻게 보느냐가 주요 논점이었다. 필자는 “V在”의 경우 사가 아닌 사조로 보며 이때 “在”는 개사로 분석함이 타당하다고 본다.

“V在”가 단음절일 경우 “V在”를 사조로 본다면 “V”가 쌍음절일 경우는 “V在” 또한 사조일 것이며 이때 “在”도 개사로 봐야 할 것이다.

연구에 따르면 “雙音節動詞+在”는 운율에서 이미 하나의 단위를 이루며, 이는 개사 “在”의 前附性에 기인한 것으로 본다. 개사의 前附性은 언어 현상에 영향을 주어 “雙音節動詞+ 在” 뒤에 시태조사 “了”의 출현이 보편화 되었다.

이 경우 “雙音節動詞+在”는 술어 역할을 하며 이 술어는 반드시 빈어를

대동해야 하며 또한 “雙音節動詞+於”와의 치환성에 관한 연구에 의하며 이는 “在”가 갖는 개사성 때문으로 판단한다. 따라서 “雙音節動詞+在”는 술개구조로 분석하는 것이 타당하다고 본다.

주제어 : 雙音節動詞, 動介短語, 動補短語, “在”, “於”